

獨自遠行

方柏令 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獨自遠行

方柏令 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独自远行 / 方柏令著. —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7. 8

ISBN 978-7-106-02815-2

I. 独… II. 方… III. ①游记-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16887 号

策 划: 谷 禾

责任编辑: 纵华跃

封面题字: 朱以撒

封面设计: 郝 旭

插 图: 孙 宁

独自远行

方柏令 著

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邮编 100013

电话 64296657(总编室) 64216278(发行部)

64296742(读者服务部)

印 刷 中青印刷厂

版 次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2007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00×980 毫米 1/16

印张/16 字数/210 千字

印 数 1-6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106-02815-2/I·0638

定 价 29.80 元



作者简介

方柏令 1964年11月出生于浙江省慈溪市。曾长期从事水利工程建设和管理工作，后在乡镇担任镇长、党委书记。写作属于自娱自乐，在《十月》《美文》等刊物上发表散文多篇。

序 言

独行者的独语

◎王占君

在我的印象里,江南似乎应该盛产温暖与诗意,是一片花柳繁华之地,这种既成的印象也许与江南总是被称为“鱼米之乡”有关。但读了方柏令的一些文字后,我对江南又有了一层新的理解。我明白,那儿也不总是被阳光、花香和雨丝缠绕,那片土地照样有泥泞,生活在那儿的人们所拥有的孤独和痛苦,一点儿也不比其他地方更少。

方柏令的文字是从那个叫慈溪的海边铺展开来的,那片土地曾经是茫茫大海的一部分,是一代又一代勤劳的人们围海垦田,从暴怒无常的海浪中硬夺过来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生活在那个又名“三北”地区的人们不是完全的江南人,他们大部分来自异地,更多的则是北方移民。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多种文化的交汇融合赋予这个特殊地区更丰富的内涵,使其除了具有江南的温润与精细外,也有北方的冷硬粗犷。作者方柏令就是生长在这样一个地方,从这里出发,开拓出独属于他自己的一条路。

“我是在闹市中独自行走的人,只有我的影子挤开熙熙攘攘的人流,忠诚地追随着我……”这是作者的自况,言简意赅地勾勒出了他为人文的整体轮廓。他生活在人群中,走着自己的路,人越众多,他的孤独感也就越深。

我拿不准给这些文字如何归类更合适,随笔?散文?似乎都是,又似乎都不完全是。也是游记,但风景并没有随文字铺开,仅仅是一掠而过,风景引领出来的是关于世界的思考,是关于历史文化的追问。还有他写的那片海边土地上生活的人物,一个个都富有个性呼之欲出,活生生地站立在我们面前,让我们为他们的命运扼腕慨叹……

..... 001

读这些文字,有一种走在秋天江南阵雨中的感觉,淋漓畅快,但并不温柔;那些雨水都带着棱角,让人感受到分量与冷意,感受到疼痛。那应该是一场场裹挟着细细冰雹的冷雨,是温暖和冰冷最恰切的融合,是溶解了思想的深刻诗意。要是说特色,我想这就是他的文字最显著的特色。

一个人可以在现实中很技术地掩饰自我,但语言往往让自我原形毕露。语言出自心灵,什么样的人,就会有什么样的叙述。当我结识作者之后,我就明白了这些文字产生的背景和意义,明白了更多文字无法触及的东西。

作者生于这片海边的土地,长于这片海边的土地。他遭遇过各种各样的坎坷和艰辛,但坎坷和艰辛并没有使他退缩,而是教会他拷问人生,教会他思考,教会他更加投入地热爱生活。他的目光平和而宽容,是那种风暴过后的平静。他在用一双过来人的眼睛看世界,这样的目光对事物更具有穿透性。

对于这个热闹的世界,方柏令是一个旁观者,又是一个参与者。



目 录

001 卷一 三北，三北

002 九秋风露越窑开

015 曾经沧海

028 三北人

045 苍茫伏龙山

053 沉浮芦浦河

064 卷二 风雨旅程

065 泰山之巅

072 莫干剑魂

081 长城脚下的公社

088 从滕王阁到南昌

093 山行

100 大连日本街的沉思

106 白云人家

109 绝品天津

114 精美珠海

123 雾漫井冈山

128 石窟怀远

135 感受长兴

137 独坐亚龙湾

139 在南非的华人

144 卷三 深巷杏雨

145 梅雨东钱湖

147 寂寞老街

150 老湖蟹

153 三角门头的旧事

156 黄蜂脚

160 阿忠叔

162 阿莲

166 卷四 夜雨闻铃

167 梦中的湖

175 除夕夜

178 只在此山中

183 浮云片羽

192 伞破人闲

197 关于后现代汉语

200 游同里,侃宁波方言

203 随想曲

217 后记

卷①
三北，三北



九秋风露越窑开

一堆碎片，系着三北平原成陆前的盛衰。

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个夏天，我去翠屏山中段的上林湖。四围青山，在东北面割裂了一条宽宽的豁口。一道高大的堤坝耸立在口子上，像绳子扎紧了一个大口袋，把百道清泉扎出一片明镜般的湖面。翻上大坝，一路欣赏着湖光山色，沿弯弯曲曲的湖畔山道直走到上滩头。忽然，我看到大片湖滩在阳光下闪烁着莹莹青光，像玉石，像翡翠，又像溢出湖面的波光。爬下陡坡，走近一看，顿时惊住了：湖滩上铺满了青色的瓷片。

踮起脚尖，小心翼翼地踩上去，翻开碎片，想找出一个完美的瓷器。翻了一层又一层，深不知底。乏了，便坐在碎片上，脱了鞋袜，把脚伸入湖水中，傻傻地想：三北没有瓷器厂，是谁把这些碎片丢弃在这里？上水库管理处一问，上林湖是古代越窑青瓷的遗址，枯水期，船只还会搁浅在窑顶。再问是什么年代的，有人说宋，有人说唐，有人甚至捧出了个没上釉的旧罐子，说是汉代的，争得脸红耳赤，得出的结论：反正是很久以前的。

我漫不经心地在一边听。既然连当地人都不知道瓷片生成的年代，说明没有人关心，也就不可能在历史上产生过重大的影响，虽然年代久远，不过是一堆碎片，跟屋旁路边的瓦砾碗片一样。我甚至怀疑这些碎瓷是不是上林湖生产的。小时候，乡里流传着一句歇后语：江西人钉碗——自顾自。补破碗的都是江西人，想必家里用的碗、盆、杯、罐都是景德镇产的，若是上林湖历史上曾做过瓷器，怎么没有像砖窑一样流传下来？又何必让江西人大老远的跑到三北来钉碗？疑惑归疑惑，心里却打下了一个大大的结：这一大堆碎片，需要多大

的厂子，积累多少年的废品？把三北全境有史以来所有碗盆罐瓶的碎片都堆积在这里，怕也达不到这样的规模。

几年后的一个下午，我陪美国加州大学的一位水利教授到上林湖参观。他看到瓷片铺成湖滩，顿时眼睛发亮，张开双臂，连声呼唤 CHINA，仿佛要把一地碎片全揽在怀中。他端详这片，摸摸那片，在水里浸浸，对着太阳照照，口中念念有词，像考古专家鉴赏着珍稀文物。直到日头偏西，经我再三催促，才捧着一堆碎片，依依不舍地离开。后来，他把碎片放在行李中，欲带回美国，在出关时被查到，作为私带出境的文物被海关收缴。我大吃一惊，被人随手拿来打水漂的碎片，分明是一堆废品，怎么会是文物？在我当时的概念中，文物至少应该是整件瓷器。又听人说，这些碎片在国外很值钱。

我开始关注碎片，在相关的资料中了解到，从东汉到南宋，这些碎片积叠了整整九百年，又在湖水中静寂了九百年。秀丽静谧的上林湖，竟是古代的青瓷王国；翠如碧玉的湖水，封存着一段极其辉煌的文化。

二

翠屏山延绵数十里，像一道翠绿的屏障拱卫着三北平原。山色翠如碧玉，松林修篁，老树枯藤，奇花异草，溪泉瀑流，处处是景，尤以中段的上林湖最为清秀幽雅。上林湖弯弯曲曲地静卧在群山坚实的怀抱中，若在湖上荡舟，眼看山穷水尽，转眼又是柳暗花明的惊喜。黛青色的湖水像一面镜子，夺尽了千峰翠色。远远望去，湖山浑然一体；走近了，又觉得人便如山一般溶化在湖水中。湖西南的栲栳山，是翠屏山的第一高峰，相传曾有神仙在山中下棋。若按风水的说法，这样的地方当有宝物出世，一件件钟灵毓秀的青瓷诞生在上林湖畔，该是天地的造化了。

绝大多数时间，上林湖幽静得像一位超凡脱俗的隐士，结茅搭庐在群山深处，悠闲地欣赏着溪流弹奏，百鸟鸣唱。唯独梅雨时节，玛瑙般的杨梅挂满枝头时，山道上人来人往，浩浩荡荡，静寂的湖山登时鼎沸起来。我想，当年青瓷鼎盛时，上林湖也会是这般热闹吧？是谁最早落脚在上林湖畔，发掘出稀世的珍宝，开创了九百年的辉煌？

东汉时，上林湖还是翠屏山中的一条峡谷。海潮拍击山脚，在谷口黯然回头。谷内有一处海浸时留下的泄湖，水面不大，清澈明净，牵动了满谷的灵秀。一天，一位精于制陶的童家舛人后代来到这里，拾起一团泥块，在掌中捏了一会儿，细细地搓圆、压扁、拉长，脸上露出了微笑。泥土柔韧细腻，正是烧瓷的上品。他环顾四周，有大片松林，正好砍作柴薪，便在湖畔搭起草舍，建起瓷窑。

烧陶人砍柴制陶，起早赶黑，终于烧出了第一窑。开窑的那天，一大早起来，沐浴更衣，点上一炷香，供上三牲福利，恭恭敬敬地在窑头三跪九叩。然后，他满心欢喜地打开窑门，随即愁云满面：窑内摊着一堆黑黝黝的废陶，嘲弄似的咧着奇形怪状的嘴。烧陶人苦着脸，沮丧地捧起废陶，把满窑的希望摔成一地碎片。

烧陶人不甘心，再起炉火，又是一窑废陶。一连几年，烧了废，废了烧，烧陶人坚守在窑头，却烧出了几十窑废陶。一天，他抱着炭一样墨黑的头，坐在湖边发愣。女儿见状，乖巧地前来劝慰。他看到女儿莲藕般嫩白的手臂，眼睛一亮，叹息道：“你的皮肤就像我心中的瓷色，如果新陶能像你的皮肤，就成功了。”女儿望着澄澈的湖水，说：“父亲若能成功，女儿愿变成瓷器。”向烧陶人盈盈一拜，纵身跳入瓷窑中。

山谷很静，鸟语悦耳，溪流潺潺，窑头慢悠悠地升腾起一道梦幻般的青光。青光凝聚成女儿轻盈的身形，向父亲挥了挥手，冉冉升腾而去。凤凰涅槃，浴火永生，青瓷披着女儿光洁的皮肤，翩然走出瓷窑。

烧陶人悲喜交集，老泪纵横，粗糙的手轻轻地摩挲着青瓷，像是抚摸着女儿的秀发。一窑青瓷，件件皆是女儿的精魄，分明散发着女儿的肤香；那冰清玉洁的光泽，分明是女儿温润的肌肤。烧窑人在一只土坯上，把女儿的容颜一笔一笔画了下来，仔仔细细地抹上釉彩，小心翼翼地放入窑中。

这是个传说。我曾就这个传说的真实性询问采集人孙群豪先生，群豪笑而不答。不回答就是最好的回答。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件宝物的诞生总会伴有一个凄美的传说。在离三北不远的莫干山，也有一个类似的传说。春秋时，应吴王阖闾之命，干将莫邪夫妇在莫干山的剑池畔结庐铸剑。吴王限定的期限转眼将至，而铁水只在炉中沸腾，不肯凝聚。王法无情，眼看厄运难逃，夫妻

俩心急如焚。干将说：先师欧冶子铸剑不销，是把女子投入炉中而炼成的。莫邪闻听，回眸对干将凄然一笑，纵身跃入熔炉，铸成了两把绝世宝剑——莫邪干将。

与莫邪干将剑一样，对于越窑青瓷，文人墨客乐于用诗文来吟颂，而老百姓却习惯于用传说来纪念，并让它代代流传。从文化意义上说，也许可以少一首诗，缺一篇文章，倘若没有这样一个传说，便会因残缺而逊色许多。这两个传说，足以说明一件珍品的诞生所付出的代价，往往巨大得让人震撼。与宝剑相比，青瓷作为一项中国传统的庞大产业，所付出的代价是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血汗。当千千万万的人拿起瓷杯喝茶饮酒时，谁曾想到手里捧着的是少女的精魄，盛着的是窑工的心血和汗水。从这个传说看今日三北的崛起，在风起云涌的经济大潮中，女儿献身的勇敢，父亲开拓的执著，正是三北人艰苦创业的精神写照。

此后到两晋，船只进进出出，装走了青瓷，送来了外面世界的繁华。越窑青瓷的名声渐渐传了开来，沉寂偏远的湖山沸腾了。越窑青瓷带着女儿的体香和窑工的梦，飞入了寻常百姓家，走进了书香门第、望族豪门。这一时期，北方朝代更迭频繁，战火纷飞，赤地千里，而南方相对安宁。上林湖背靠杭州湾，荒蛮偏僻，根本吸引不了枭雄们的眼球，天高皇帝远，正好远离战乱，安心做青瓷。大批北方难民为躲避战乱南下，部分逃入翠屏山中，加入了青瓷业，为三北的移民文化书写了厚重的篇章，也为青瓷的生产、运输和销售，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

一篇文采斐然的华章，从东汉起笔，经两晋筹划，注定要在一个辉煌绚丽的朝代高潮迭起。

三

转眼到了唐朝。这个中国封建社会登峰造极的煌煌大朝，像迷一般神秘美丽，被后人景仰。政治的开明，民族的融洽，生产的发展，文学艺术的兴盛，让人惊叹那个时代的大气磅礴。世界文学史上的奇葩唐诗，曾使多少风流梦回唐朝？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更为唐代平添了一抹神秘的色彩，并

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时势把青瓷业带入了发展的黄金期，造就了青瓷史上的两大巅峰。

一个巅峰是宏大的产业规模冠绝古今。光上林湖就有唐代窑址一百七十六处，加上周边地区的瓷窑，形成了以上林湖为中心的庞大产业群。除了民窑，官方资本也不甘寂寞，办起了官窑。官府民间的熊熊炭火交相辉映，共同烧铸出蔚为大观的青瓷王国。我曾遍翻史籍，足以验证，青瓷业作为三北历史上最古老的产业之一，与制盐业一同构成了古代三北平原的两大工贸产业群，支撑起了一方经济。与制盐业的官方垄断相比，青瓷业的产销方式更活泼，对地方经济，特别是文化的影响更深远。

生产规模的迅速扩张，使青瓷业的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除了办窑的老板和销售瓷器的商人，用现在的话说，还分化出了伐薪、取泥、运输、制陶和烧窑等专业队伍。最让人瞠目结舌的是“寄烧”。陶瓷作坊负责制陶和瓷器的销售，窑主只管烧制，从陶瓷作坊分得一些工业利润。这样精细的分工，在现代瓷器业中怕是也难以找到的。去年，我去拜访三北的民营企业家闻长庆先生。他是瓷器的收藏者，在20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曾经以五百万的天价拍下一件瓷器，被媒体广为报道，轰动一时。他告诉我，在杭州的一堆碎瓷片中找到过一块碗片，上面烧印着“寄烧坊”三字，证实了寄烧分工的存在。他据此提出了“一窑多窑制”的观点，认为一个窑可以同时烧不同作坊、不同窑型、不同釉色的瓷器，无非是瓷器在窑内安放的位置不同，低档的放在窑口，高档的放在窑中间。他还上林湖找到了“一窑多窑”制的实物标本，他的发现改写了陶瓷界“一窑单窑”制，也就是一炉窑只能烧一种或一家瓷器的权威结论。

唐代青瓷的另一个巅峰是著名的秘色瓷技术。用秘色来做瓷品的名称，倒也给青瓷平添了一份想象。秘色，字面上看是神秘的色彩，我的理解是高贵典雅的色彩，高雅得如唐朝一般神秘。不是吗？晚唐诗人陆龟蒙就这样赞赏过秘色瓷：

九秋风露越窑开，
夺得千峰翠色来。
好向中宵寻沆瀣，

共嵇中散斗遗杯。

他手里捧着的不过是一件瓷器，尚能发出这样的赞叹，若是看到那一地青色的碎片，在九秋风露中像一道如冰似玉的翠流，徐徐流动在上林湖畔，岂不是能把俗念凡尘荡涤得干干净净？陆龟蒙的这首《秘色越器》，为秘色瓷抹上了一层靓丽的釉彩。

从陆诗和出土的瓷器看，秘色瓷是青绿色的。“青中带湖绿，不留一丝黄”，纯净得不沾一点烟火气。也有其他色泽的秘色瓷出土，数量极少，可能是烧制时火候控制不当所致，就像邮票的错版，价值也许更高。光洁雅致的青绿色，使瓷面清纯温润如少女的冰肌，从容淡定如名门闺秀，隐隐有大器的风范，得以在唐代盛极一时。唐代上层社会对秘色瓷的喜爱，可从法门寺出土的瓷器中找到佐证。十三件秘色瓷，用内外双层重漆木盒包装。单从这极豪华的包装就可看出，收藏者对秘色瓷是何等的重视。法门寺是皇家寺院，据考证，藏宝的地宫于唐僖宗时封闭。僖宗喜佛，这批秘色瓷与皇家有密切的关系，属于皇宫御用品和观赏品。达官贵族、文人雅士对秘色瓷的喜爱，见诸于众多的诗文记载。茶圣陆羽在《茶经》中就对天下瓷器作过点评：“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洪州次。或者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为不然。”接着，这位权威人士洋洋洒洒地列举了邢州瓷不如越州瓷的三大理由，盖棺定论：天下的瓷器皆不如青瓷。秘色瓷赋予了青瓷诗一般的意境，达到了青瓷的最高境界，把青瓷艺术推上了巅峰。正是有了秘色瓷，青瓷才阔步走进了大雅之堂。

我们不难复制出大唐盛世的一幅幅图画：诗人会聚，会饮三百杯的浪漫；林泽隐逸端着茶碗，谈笑风生的雅趣；王公豪门夜宴宾客，车水马龙的奢华；将军出征，掷碗于地的豪气……这样的场面，若少了秘色瓷的器皿，便会逊色许多。即便是女子的闺房，一叠薛涛笺，一管狼毫笔，再配上秘色瓷的笔筒和笔架，方能把词赋文章作得婉约缠绵。

我们甚至可以想象皇宫大殿举行外国使节朝拜仪式时的情景。唐皇龙颜大悦，将秘色瓷赐给各种肤色的朝圣者。使节喜不自胜，手舞足蹈，硬是弯下僵直的双膝，山呼万岁。一次长途跋涉，得到大唐皇上御赐的秘色瓷，除了无上

的荣耀，还发了一笔大财，足以抵消旅途的疲劳了。在当时的外国，用的或是笨重的金属制品，或是粗粝不堪的泥陶品，连普通青瓷都是价值连城的宝物，何况是珍贵的秘色瓷呢。

可以毫不犹豫地说，是唐朝把青瓷推上了巅峰，而青瓷又把唐朝和中国推向了世界。

外国来朝拜唐皇的使节，最先把中国的瓷器带到世界各地。唐代的外交无疑是中国外交史上的奇迹。泱泱大国，八方来朝，连远在中东的波斯都曾寻求唐朝的庇护，甘心成为中国的附庸国。使节的身后，大批外国商人蜂拥而至，带来了国外的稀罕物品，装走了中国的青瓷，一来一往，直赚得富可敌国。从此，“CHINA”成了中国的洋名，唐人成了华侨的代名词，在世界各地响亮地传播着。从这个意义上说，是青瓷让世界早早地认识了神秘的东方古国。

完全应该说得更细微具体一些：是上林湖率先把 CHINA 推向了世界。这个结论，肯定会被许多人，包括专家指责为狂妄，或者当即拿出一大堆子曰诗云来跟我理论。狂妄又如何？理论又怎样？事实终究是事实，无非是三北人生性不愿张扬，没有认真来做青瓷文化的文章而已。考古表明，上林湖早在战国时就开始烧制原始瓷器，东汉以后以青瓷独占鳌头，极大多数窑烧过秘色瓷，一烧就是几百年；况且，上林湖外便是杭州湾，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起点港口。众所周知，水运是易碎的瓷器最佳的运输方式，而陆上丝绸之路坎坷险恶，很难将大量瓷器完整地运抵目的地。前不久，印尼又从海底打捞起了一船古代越窑的青瓷。

即使有人非要找我争辩，也行，我就把闻长庆先生介绍给他。

四

除了秘色瓷一枝独秀外，上林湖越窑在中国瓷器史上的整体地位又如何呢？我曾与闻长庆先生谈论过瓷历史。一说瓷器，他的脸上便荡漾起热情和愉悦，滔滔不绝地说了好几个小时，连饭都忘了吃。说到瓷器的发祥地时，他抱怨三北人不珍惜祖上的珍贵遗产，对上林湖越窑文化缺乏足够的重视。他告诉我，真正的古瓷都在浙江，而青瓷作为釉瓷的鼻祖，无论是普通青瓷还是秘色

瓷，发祥地都在上林湖。他去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一石千浪，在瓷器界引起了震动。闻先生近年来已把企业的经营管理交给女儿女婿，自己专心于瓷文化的研究，搜集了十多吨碎瓷片，准备开办瓷器博物馆。一堆俯拾皆是的碎片，在他眼里成了一部厚厚的史书。

著名瓷器专家、中国古陶瓷协会副会长张浦生教授对他的评价是：儒商瓷痴。

据闻长庆先生考证，上林湖青瓷以秘色瓷闻名于世，唐代及以前，品种相对比较单一，从五代开始走向多元化，发祥了多种窑系的工艺技术。他上百次实地考察上林湖古窑址及其他窑址，进行标本收集、摄影取证和窑址调查，除了发现洁白如玉的胎，证明“南青北白”的传统说法有误差外，还发现了十二项上林湖首创的制瓷工艺技术，填补了中国瓷历史的空白。这些发现包括：上林湖窑唐代已有芒口工艺，而一直认为首创芒口的定窑在南宋时才应用这项技术；北宋已有划刻印模工艺，而定窑在五十至一百年后才有这样的工艺，改变了这是北方带入上林湖的说法；唐代时已有紫口铁足工艺，后传到杭州；是青花瓷的开创地；北宋早期已有定窑型、影青型主题；钧瓷源自上林湖窑变釉等。

最有价值的是对柴窑的考证。历代排名第一的柴窑在瓷器界像美丽的童话，至今只听说过，谁也没有见过。对于柴窑的窑址众说纷纭，有人甚至否定有柴窑。闻先生认为：柴窑不但存在，而且在上林湖，后周柴世宗提出御用瓷器要“胎如纸，色如雨过天晴破云处，声如磬，明如镜”，这样的品质与众不同，比秘色瓷更秘色，属瓷器之王，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唯有上林湖才能做到；上林湖的瓷器中，有过“柴”字落款；明代的嘉靖余姚县志卷六《物产篇》中，明确记载上林湖烧制柴窑。他还发现有两种上林湖窑器符合柴窑特征：一种是青白瓷碎片，带芒口，色如蓝天，胎土洁白如玉透光，釉面质感湿润，手指弹击，其声如磬；一种色青翠，釉厚如明镜，工艺精细在五代当属精品，其他窑望尘莫及。

闻先生根据上述发现得出结论：上林湖越窑是中国瓷器的宗师，天下瓷器皆源出上林湖。他在今年五月举行的“上林湖窑系与杭州窑系传承发展学习研究会”上，出示了一大堆证据，让与会的各地专家爱不释手，赞叹不已。